

集部

圭齋文集卷五

元　歐陽玄　撰

記

道州路重修濂溪書院記

道州路濂溪書院是為子周子專祠其址在郡城西偏與郡學為隣郡學有先聖廟每歲春秋二仲上丁郡佐率教授山長各以其職事命生徒祀先聖於郡學次丁則合祀子周子於書院之專祀每月朔望欵謁皆然原

其初建雖由時君有獨祠濂溪之命亦其地勢適然故祠事之專無間言者焉歲久祠宇寖壞至正壬午山長張某議撤而新之郡士李某樂助以相其志工未訖去代者歐誠能繼其事於是祠宇一新歲乙酉番陽吳侯肯來為郡判官仰瞻新祠而門廡弗稱謀諸郡長復加繕修適山長戴世榮又來代歐而郡士蔣通復請出貲改作櫺門四楹兩廡稱是祠之後舊為誠源堂堂之後為故守高峯楊公之祠左有愛蓮亭及清遠樓後有光

風霽月之堂至是斥故易新丹雘輝映世榮割己俸作石臺於應門之南縱廣二丈橫倍之又率郡士文某作瞻德亭亭下甃石為街繩直砥平中外改觀前此未嘗有也先是周子有子二人長司封郎中壽次直徽猷閣燾壽之後遷居江州燾之後居道州吳侯求得其八世孫善溥薦之當道請援顏孟例世以其後人之賢者為書院山長以奉專祠憲府是其議移有司達之行省焉明年丙戌冬吳以禮事至劉偕世榮奉事狀謁於歐陽

玄請記以文玄惟周子祠事若舂陵若九江豫章邵陽諸郡皆有碑刻作者多世大儒玄於是記叙勞績紀歲月斯可已矣然而紬繹父師之言亦有可贊一辭者不敢以勦說辭也昔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言性與天道莫著於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言性與天道當時門人可以與於斯言者鮮其人焉子貢晚年始獲有聞故以嘆

美之及孔子沒知此者子思孟子西漢以下諸儒見其彷彿焉子周子生乎千有餘載之下得孔孟之緒言著太極圖通書泄造化之藴發聖賢之祕如指諸掌故孔孟之後首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世儒或疑周程授受不及圖書殊不考程子之言有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斯言不出於太

極圖說通書可乎孟子言天地之性程子兼言氣質之性然後荀楊韓子之說俱廢氣質之論原於周子灼然無疑者也且自太極圖說通書行世世之為儒者苟知讀濂溪之書無不獲聞性與天道之言焉假令子貢復生當歎令之學者得聞斯言為幸而諸儒有横議於當時者果二書之為異乎抑立論者之好異歟皇元定宋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尋又有制進封汝南伯為道國公蓋乾淳以來新安朱子最先尊信其書聖朝重朱子之

學以程式天下之士則周子之書益表章於世宜哉雖然國家興學之地可謂至矣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繼自今教者以師道自樹學者以善人自期將見真儒之効施於朝廷四方未有紀極如是則書院之修豈徒侈專祠示觀美而已玄幼年侍先君子職教是邦讀書濂墪之側追憶往時來游來歌之地因吳侯之請輙以舊所聞於家庭者附著於斯焉吳侯肯宇肯堂以教官入流選爲憲掾進行省

掾歴南海武昌兩縣尹皆以善最為政廉明且知大體云是役也達嚕噶齊塔海大中同知碁實綱維之其始終協恭則經歴李時知事李信也

貞文書院記

昔在仁宗皇帝之世集賢大學士陳顥翰林學士承旨和塔拉都哩黙色等言翰林揭傒斯之父來成學行師表一方宜特賜謚以示聖朝尚德之意於是有旨賜其謚曰貞文先生至正三年夏四月中書平章政事特穆

爾達實右丞太平賀等又請於今上皇帝建立書院遂以貞文之號賜為額其址在富州之長寧鄉舊山之陽前挹遥岫後倚崇岡平疇曲谿映帶林麓蓋揭氏先世故居之地也其制為大成殿四楹於中殿之北為明倫堂四楹殿之南為門四楹上為重屋門之南為靈星門四楹別為貞文祠置明倫堂之後左為山長之署四楹其兩廡為諸生齋居左右皆四楹齋之南又為屋各五楹庚庫庖湢咸以次置其工始于至正三年之九月訖

於九年之七月其後從子範經始之而元貞等僧智辨相之山長湯盤繼成之其山長則行省以儒士之嘗歷學官為之其門之東屋則從孫德懋萃舊岡書院之材所建也其靈星門則僧智辨之所立也其祭祀教育經久之費則里人之好義者割上腴田以相其事書院垂成文安公與玄以同在史館一日請玄以記書院為請玄敬諾之喜而歸以語其子浤曰今日吾書院事畢矣歐陽君已諾吾記矣越數日文安疾作又數日卒三年

泫申是請玄乃記之又告其徒曰古之學校為教事設而政事出焉辟雍泮宮習射養老出師受成皆在其地何莫非政事也後世學校雖治教事而特以祀事重焉攷其所始古之入學者舍菜先師未嘗專有所指而舍菜之禮亦祭之至簡者也令州縣學校則必專祠先聖先師於是國家秩諸祀典若夫書院則又多為先賢之祠或其過化之邦或其講道之地如是者不一也亦嘗攷其所始焉周禮大司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

為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學之名也古者教之以德為先涵養德性莫先於樂故有道德而為師者其生也以教人其死也人推本其教以樂祖祀之非必洙泗而下若漢董子若隋唐王通韓愈氏若宋周程張朱數君子之為先儒而後為可也矧夫書院與學校之制其始又自不同東漢以來大夫士往往作精舍於郊外晉魏所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者即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賜名士之書或以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

在而讀之因號為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眂
學校故祀事有不容闕者於是或求名世之君子以祠
焉主嘗循流而遡源葢自入學舍菜先師一變而為通
祀自學有樂祖之祭一變而為先賢之祠自春誦夏弦
一變而為呻畢再變而為詞章又且黨庠術序一變而
為精舍再變而為書院學者茍不能知建學之初意又
豈能知為學之大功學校所重在祀事而宮室象設之
制日趨為觀美所任在教事而禮樂律歴之學或諉諸

專門違議所謂政事之行於學校者哉皇元超軼百王務以崇雅黜浮為教以去華就實為學復古之機其在於是貞文先生以道德教一鄉之人死而祠於其鄉稽諸樂祖瞽宗之祭真無愧乎古人者也玄故著其所始願以求正於好古博雅之君子焉至於揭氏父子以稽古之功修身之效被遇兩朝埀耀百世可謂儒者之至榮猶有待乎論述也夫貞文先生諱來成字拈夫以子貴累贈通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

先謚貞文國朝處士易名之典自公始文安公諱傒斯字曼碩卒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護軍謚文安父子並爵豫章郡公二公懿行偉節各有列諸别碑云

袁州路繕修記

宜春為郡介江湖間山水清隩風氣厚密其神能靈其民能淳為厥長吏固俗易使導以身教利建事功至順二年冬十二月通議大夫濟勒布哈攉由容臺來刺名

郡私未黔突畢飭在公乃睇府治東拄西揹徂厥門廡上漏傍穿部使之館賔幕之次以及燕休之堂登眺之樓游息之圃觴詠之亭府史胥徒脆闇庇廝舊有位置今穢不治或傾欲隤或危欲壓維時錦侯乃諏寮寀乃咨賔屬宿戒父老斯徵富民進而爵之侯乃言曰治官猶家家之隆替觀所恒居垣墉虧疏廡陛夷削凡百廢墜推是知之視彼富潤有覺斯楹勢固不佯亦所自致矧令牧守視古侯伯維令富民其道視子其分視臣爾

退而處服御華好側睨長上居懷阽危從我遑邺寧汝
獨安吾嘗覯風考察部屬有司興繕弊有二焉民賦力
產吏容奸欺官督期程工售濫惡苟完未幾剮致朽撓
粤有文吏拘牽故常事在得已輒持兩端媮容目前遺
患厥後迄夫淪胥滋以病衆斯二弊者吾實恥之令及
汝約恒產高下推次惟女工稍多寡陳力惟汝官不督
廹吏無徼呼汝某治甲汝某治乙我惟示成有不樂者
疇抑汝酏於是父老曰便富民曰宜言訖飲酒罷而與

期及期子來並手角能植者用壯豕者用隆冪者無窳
㰞者無壚祴者砥平磨而甓之丹者黝者藻者繪者無
或漫漶後先工訖完美如一突㝁從衡楹數百計悉前
所陳煥若新作俟乃練日共具牢醴合樂落之又進父
老及諸富民爵如初儀為之言曰維此宜春郡治奕奕
山川發靈神降純嘏暘雨時若有年穰穰民富以教士
秀而文吾幸處此與爾同休去即傳舍凡厥洵美汝世
享之守何與茲父老富民咸下其手合辭報公且失於

福頋錫蕃祉與治俱新天子萬壽百度斯甄公敏且絜
宜為藎臣居匪奉已示我等倫我民於變不戒以信受
命於上服勞其親筮占在兹施我子孫無遺公憂以愧
我民叅軍楊攜奉圖走書來求予文予核其事辭以繹
之且告來者嗣而續之有廢不理衆手檝之攜從予遊
為我石之是役初作郡牧之長巴延特穆爾相與佽之用
迄于成是皆宜書尉韋元輔實董其事吏宋必達又宣
力焉俟至之明年壬申九月僝工又明年癸酉七月竣

事記以是年之八月土木金石埏埴龍斲工費若干鳩集衆力不會於公無從稽云

安成李氏重脩安賢義塾記

安成李君辛翁初作安賢義塾於州西郊一倣書院精舍之制禮殿廡門講堂齋舍各有其所未幾即世規模有未備者子剛慨然念先世美績無加於此乃割上腴田若干定為教養恒式出納恒度凡可以經久而不廢者一一講求而完美之於是塾師劉君權具事實謁予

記之予嘉李氏有子之能繼承也又感義塾之作是蓋
君子至公之心而古道可復之機也為之記曰昔者先
王為井田以養民為鄉校以教民周衰井田法壞斯民
貧富至於相懸鄉校法壞斯民賢愚至於相絕而君子
小人之事判然兩途賤日益多貴日益少法日益密禮
日益踈後世興者雖汲汲然設為教官之任而井田經
界勢不可復郡邑教養豈能徧及齊民也哉有富而好
禮之士出而建義塾焉義塾既作一鄉之士患不志於

學不患無從師之資一塾之師患學者之不勤不患供億之不繼推此至公之心求復世道之古其機不在茲心乎師道由是而立善人由是而多風俗由是而美義不可勝用矣禮門左之堂曰塾塾之為言熟也吾固願義塾師友之至斯也教者熟於其教毋致扞格而無序學者熟於其業毋致寒暴之冏功如是則無負李氏建塾之美意矣李氏安成大族宋末累以著述獻於朝其貢名天府者接武辛翁號一峯剛字立中世以文行稱

於州里云

趙忠簡公祠堂記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説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説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甯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觧人趙忠簡公鼎為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

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元熠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北渡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試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於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貿翁請即解之聞喜縣學為忠簡祠其

辭曰公當宋南渡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於今
有功於斯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
部告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
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為何致是烈也
及畧考近世儒學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
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嗚呼是祠豈細故
哉公師邵伯溫友胡寅其問學原委措諸行事詳見宋
史貧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概見於斯

保靚祠堂記

保靚祠堂者安成劉君尚節祠其七世祖考保靚先生者也先生諱作字賢礪保靚其號居袁吉間地曰秀源在宋乾淳一時聲光煒然起於郡邑初用世賞授將仕郎辟贑之安遠尉母老不赴中歲韞德抱才不屑世用友當時搢紳清江兩尚書謝公昌國章公茂獻廬陵楊文節公廷秀皆定交筆硯骨鯁如胡忠簡公邦衡亦深見結納其他名賢不可悉數百餘年以來世代變遷遺

韻日遠諸孫尚節幼負志氣讀其遺書慨然慕其生平
懼其親盡既久後人無所瞻仰謀即故居建祠堂以致
專祀而諸賢翰墨存諸碑版者亦復散逸尋得忠簡公
保靚記跋及謝公諸書又漁父來告某潭有石狀如碑
以手切之有字尚節使泅者羣入助漁舉石出果左宣
郎劉君廷直所為保靚祠堂銘也他日營父塋於白石
岡掘地三尺得碑邮勿音窣泼讀之又永州通判董德
中所為保靚先生祠記也於是尚節益喜繕祠益勤至

元後庚辰春祠成置龕奉保靚主列碑其前議割上腴田若干以給常祀擇日率族屬子姓祭以告成竣事而飲族屬舉杯勞尚節曰保靚往矣非君之賢祠事曷與造物者出二碑以相君志也余壬鈴南族中族與劉氏世為婚姻尚節謁予文為記予惟瞽宗祠於學鄉先生祠於社尊有道尚有德也此禮廢已久保靚祠堂雖成於其後人異時郡國因餼羊以復告朔古道其庶幾乎乃為迎送神詩遺劉氏子孫使歌以祀先生詞曰

吉之檜兮表之裔介兩郡兮大容礪昔賢居此兮物無厲物無厲兮民有歲道之耕兮德之刈刈德兮耕道深資兮靚保保靚兮何為山有碣兮水有碑碑無沉兮碣無瘞曾孫有祠兮傳千世世世幅巾兮深衣先生來歸兮無我違違我兮焉往從諸賢兮詠歸尊有冽兮俎有肥芳菲兮闔兩扉石甃玉兮山有輝微先生兮後人疇依

安先生祠堂記

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已之所守為一國之所慕雖當世英君誼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宇内之柄一旦遇夫爵禄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怡然企乎先王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已之所負挾者而後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元有國以來學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静修先生方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嘗一造劉也頗得其傳於濂洛考亭者知之為甚篤行之為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

劉氏高亢明爽梯級峻絶士親炙者寡安氏簡靚和靜
襟韻敞夷士樂附者衆異時有祠宜乎抑自先民石峯
恕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蓋三世百餘年於玆矣此又
祠之所由作鄒敬仲既殁門人蘇君伯修貽書同舍豪
城西管鎮李君士興請祠爲鄉先生士興議克合乃築
于鎮作三室而奉之自敬仲上而至於石峯恕齋咸有
位焉明世美也落成率里塾子舍節歲時具蠲所事至
是伯修請予記之然予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

論東漢名節而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末之儒也矣微光
東都士何自作新哉光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况吾
濂洛考亭乎而况吾容城乎夫瞽宗祠於學鄉先生祠
於社古典也瞽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自伯修士興始
以是知古道無難復人患不為爾繼自今西管鎮之俗
日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學而遠勢安氏之
澤其有既乎讀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峯諱滔恕齋諱松
敬仲諱熈出處詳見家集云

秀川羅氏祠堂記

先尚書公遊鄉校時善校官羅子遠子遠廬陵秀川世族篤學力行有詩文傳於世後為朝請大夫主榷貨務言賈丞相專權誤國棄官去予家藏其遺墨思欲見其子孫令其族孫仁達過予為人英敏有為為文雄暢有氣予於是喜先友文獻之有傳焉仁達徵予記其秀川祠堂其言曰吾祖大時府君著籍秀川四傳至南塘府君家日以大府君之子若孫始割烏石陂腴田若干畝

為祀田時宋嘉祐二年也其後乃貢於舍貢於鄉登第於禮部凡百數十人於是蓬山先生溪園先生與其子蒼崖公磵谷公推廣祀田遺意追遠則有拜墓有合祭合族則有族譜有聚拜迄今三百餘年祀田世守如初族雖散居昭穆秩然必不可亂邈在萬里相見相問外有骨肉愛不相視如途人是皆吾祖貽謀之德與前聞人善述之功也惟祠堂未立合祭聚拜無定所議者咸病焉按家禮祠堂在正寢之東貞之居廳事之東有堂

曰遜綠凡十有八楹其深二丈有奇其袤稱之堂之前有軒軒之外有亭髙明深靚宜祠乃請掌記務本翁以為祠堂祠大時府君而下八世至十二世各圖分派之祖止其有行誼有文學有爵位者特祠焉於是禹圭與翁之子繩祖第一圖孫瑛第十圖孫蘭復買田為洒掃修治薫燎之費自是合祭於斯聚拜於斯與祠田相為永久以卒前人之志先生幸一言以詔來者予旣嘉仁達之能世其學又嘉其宗之能念其祖竊喜載名姓其

閒自附通家之後有榮耀焉乃諗於衆曰惟大姓其祖必有隱德非德無以蓄無以著無以久久則我後人念之宜也念之念之奉其烝嘗云乎哉行其揖讓云乎哉思其人必繼其武食其德必篤其慶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以詩書禮樂為教以孝弟忠信為行達則澤其民窮則善其身使國人稱願之曰幸哉有子孫若此祠堂之作為不虛矣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秀川子孫其勉之哉時予宗方作祠堂於故鄉以書來告成秀川去予

故鄉百里而近而祠堂之成適相先後於是喜德之不孤也乃以斯言為吾氏告亦以告之秀川焉是乃通家之道也

仰更齋記

臨川先生刷安成劉氏讀書之齋曰仰更劉君方升屬余客彭斯文來求予記初方升之大父號更齋先輩鎦君耘廬記之故臨川先生之命齋名也寓其大父之號焉夫仰更之義始於子貢之言嘗意其當時必有所謂

然日月之明未嘗息者也故人仰之於既更之後初不改於未食之前譬諸君子能存其心於衆人之中其或違而去之亦暫焉而已耳若夫本體之明則固未嘗息也余㓜讀孟子至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等章見其歴序列聖所為憂勤惕厲之事至於孟氏自託孔子之意上下四章脉絡相屬而其卒章乃言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盡初若甚無謂也已而思之蓋以明親有盡而理無窮耳夫日月之不息其明君子之不失其初斯固天

理之所以長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者也吏齋之取號於吏臨川之益之以仰其旨不如是與在禮有之先祖有善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責在吾方升矣知乎此吏之流風餘韻五世而已乎劉氏自皆山翁友吾宗巽齋先生一時如西磵葉氏槐城李氏及清江之蕭氏皆山皆善之至方升克世其學殖亦為臨川所期待云

吳氏觀樂齋記

石橋介攸與天水間有二郡文獻焉吳君明父之季曰

禮遜堂而藻播而嘉禾者也弱冠捧檄司直鳳臺予漫游至斯邀予至其家見其翁李唯諾伯仲塤篪信乎其名下無虚矣所居西偏因山以為讀書之齋謁余銘之將以號焉乃命之曰觀樂其事則竊延陵季子之於魯也其義則以明君子之立禮所樂乎成於樂也記曰禮者天理之序樂者天理之和然聖人之於禮必繼之以樂者蓋禮有所不達樂也禮有所不行樂也何謂所不達何謂所不行位也者人不厭高而禮辭高不辭卑財

也者人不厭多而禮讓多不讓寡渴也而禮制之肘也
不敢先長而爵也飢也而禮扼之咽也不敢先長而飡
也如是則辭讓之不可長也勉強之不可久也迺為之
樂焉融液其交際而辭讓出於欣然導宣其湮欝而勉
強至於安然矣昔者吳之公子其有見於此乎季子之
遜有禮烏可以勉強言也而吾知季子之觀樂所謂樂
其樂者也遜行於其家而風動乎列國之觀聽遜得於
所性而脗合於先王之聲容其南也其雅也其韶也其

夏也是皆以雍容登降為樂而非以乖爭扞格為樂者也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仁義是也吾亦曰季子之於樂樂其禮也樂其遜也其樂斯二者而已或曰謂之觀樂可也遜如季子未易言也余應曰人能充無放飯流歠之心禮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疾行先長之心遜不可勝用也而獨季子乎哉禮遜事親也恭從兄也敬務學也敏遇人也溫是殆甘受和白受采茍觀樂焉則豆籩於辟雍則嘐弁於曲臺美小之不有得於美哉渢

渢之䫫乎大之不有得於美哉泱泱之齊乎則余之名齋也而豈徒哉而豈徒哉

芳林記

宜春郭廷秀世儒家子也因其所居之地名著號曰芳林屬予族兄宜翁求予為之記予復之曰蘭生深林之中未嘗不自閟其芳也人以為有國香而服媚之蘭欲自遠於當時其可得乎君子修其身於暗室屋漏之地而聲流於四方萬里之外亦豈所願哉且夫芳林者君

之所以自况也余雖乏一日之雅而樂為君記之良有以也夫殆猶蘭處於僻而芳播於遠也雖然蘭或握以事上或佩以修禊而其芳烈之氣不改於深林豈非其性然與草木無情能一其性人惟有情鮮不汨性君子存之蘭荃同畦不混於植蘭鮑同室不移於染斯以異乎衆人也吾聞廷秀之風清白之操使一日而進諸市朝吾知其無愧於芳林也卓矣請以是為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齋文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桑英

謄録監生臣王增賢

圭齋文集卷六

元 歐陽玄 撰

記

分宜縣官題名記

分宜縣袁上邑置達嚕噶齊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尹以上省選丞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至正二年壬午六十又七載仕於斯者接踵而邑未有題名浚儀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官政修舉

乃考索故府得前尹名氏到罷嵗月悉登載諸石𠫊適訪族邑鈐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𠫊嘗謂題石之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為勸善也而其道寓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為三嵗終更身去是即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臧否何可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為恫瘝也久矣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卹者非才而闇於事者也求為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者有

才而過乎中者也立既為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
著近名之弊以為戒趙君為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
省則吾鈐岡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賜而被愷悌之福
於無窮也

分宜縣學復田記

昔前宋咸淳癸酉分宜民曰宋應槐訟其鄉有田稱梁
子思所置立戶為萬壽菴長明庄者崇法院僧正冲之
所作偽也宋田令寺已有常住田不得買民業冲違法

私買妄稱梁氏所置故應槐發之漕使鍾某閱實據法罪沖等而沒其田以畀分宜縣學養士士刻石為記其文載縣志甚明越三年宋亡分宜內附其田租歲入學廩前後凡二十有八載大德己亥庚子縣學直學鄒應丑死其子自昭受崇法寺僧錢盜以本學砧基簿賣之由是僧恃力奪田學雖有文移在官求與僧論直而儒多寒酸學官滿三歲率去力莫能競僧挾其有餘之貲又歲收所奪田租以助其力故訟連年不決延祐間江

西僉憲薩勒迪默色按問至邑攷覈始末以田歸學僧又
爭之既而奉使宣撫及江西行省理直如前田復歸學
僧德旻者往愬宣政院院達之都省省循例移行省體
勘其是否行省檄下袁州路路以其事付録事判官克
呼决之克呼惟僧言是聽僧又誘刑餘之人冒儒名者
曰宋應祥赴官誣伏怯烈輙以學田歸僧公論咸不直
之學乃有詞展轉歲久本路專委縣尹趙侯思順研究
尹詣田所集耆老佃人詢知固學田也會宋應槐子從

吾出前主學徐祺印信徵租之文以為左驗先是自昭
盜賣學籍於僧學無其副田之條段四至無所於考至
是得從吾之文疆界瞭然尹乃周諏密訪備實上於路
議以田歸學路質於憲僉憲巴延適按部力主其議憲
掾某相之路推官鄭時中又屢言之尋得行省儒學提
舉范君匯悉以其實告藩垣大臣咸直趙言遂以田歸
學如初寺主大有坐是爭亦漱罷歸咎始謀赴官入準
伏狀願遵分宜縣所斷以田復分宜縣學為業第數內

有水田四十畝及山園地大有舊所佃者乞減輕租額仍付耕種歲輸學租尹再三審之以其親書入案而徐議其所陳乞於是四十餘年之訟一日而絶諸儒礱石請文以記予乃大息而言曰天地間物人各得主其所有者以時王之法爲可恃也在法可則物巳物也在法不可則非巳物也僧違法而田歸官則田非僧物矣官以田與學學受田於官非受田於僧也神聖受命易世凡前代之所予欲亦惟其是之從耳世祖皇帝在位崇

儒之詒累下其以膳學錢糧為養士之資者既久則分宜之學田實在其中矣成廟即阼又明有諸人毋得侵占學田之旨由是考之分宜縣學之主是田也在宋之日甚淺在皇元之日甚深由丙子内附至於庚子二十五年間田固學有也僧於斯時未嘗起而爭之也直至劉自昭盜賣砧基之後始生詭謀則其枉直較然易知也已國家近年田令民間田宅僧道不得為隣不為隣者不使買民産也後至元以來又著僧道買田之禁使

正冲私買在今日之法亦豈得為寺業乎嗟夫士四民之一僧亦自民出者也王官奉命以司王民之直於斯二者豈容心於其閒哉事枉則必復事直則易斷趙侯之明能信其直故無疑也田在儒林鄉土名良步等處計一頃二十三畝三分六釐歲入租七十三石二斗一升又有一山園地計五頃四十三畝一角亦在其處云是役也儒之宣力者曰某特附著於斯

求志堂記

安成彭君自堂名其讀書之所曰求志二季幼學尊閒以文來贄而謂予曰先君子作求志堂而有齋志於斯者以未有記也願為我成之予乃記之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先儒釋之曰求其志者守其所達之道達其道者行其所求之志唯伊尹太公足以當之其次則顔子庶乎此而未及有所行故夫子為是嘆也以是言之大哉翁季之名斯堂也夫雖然昔人名斯堂也非不知人之以泰議我也王子墊

問士何事孟子曰士尚志及問所為志則曰仁義而已矣伊尹太公顔子之三聖賢亦豈能外仁義以為志乎故士志三聖賢識者猶不可謂泰未聞志仁義而議其為泰者也予甞憫夫世之人求在外者求不必得而鮮有憚於求者何其多也今賢翁李能求在我者而已又何泰堂俯廬江揖孤山佃安成邪前有樓扁清高有亭扁會文又有楹臨池曰知樂足領一郡之勝斯則自堂所以遺其後人為藏修游息之地者也

世綵堂記

淥江廖氏自其先代積善於家施惠於鄉世保醇德居多耆年至宜山府君子孫衆多第禄豐腴晚歳康健身享榮養歳時上壽綵衣成行才俊疊見里人榮之因取宋名臣廖剛用中甫家世綵舊號為其堂扁余家距淥江數舍雖未獲升世綵之堂而先内翰於宜山公友契兩家子弟往來稔甚有名士元字泰福者廖氏之令器也謁余以斯堂之記余惟世綵之得名自老萊子為嬰

兒之狀以娛其親始余嘗評之老萊子愛親之心純一無偽一時感觸發不容遏故忘耄耋之齒服褊襴之衣追童乳之態以冀其親萬一之歡在其當時已非不知親非不悟二者之天相契深愛其所為喜蓋有不期然者不然一時嘻笑之適何能使人千載之下想像而稱道如是其盛耶在禮子事父母之飾剪髮夾鬌親在子雖老不敢去之不敢忘赤子之初也深衣之制具父母父母衣純以繢然則老萊子之綵容或上古之世有

父母者之常服嬥戲之為言將以取𣪊等事而云耳雖然吾於此有以語廖氏子弟矣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也君家用中甫之為中執法也守正不阿名震遠邇當紹興時其曽大父母年九十竊意高堂垂白之親見其曽孫負一世之名公退委蛇偉然羔羊素絲之風志夫南陔白華之養其為世緣也斯亦大矣古之孝子出而治官入而治家周旋進退于夫婦昆弟朋友宗族鄉黨之間如執玉捧盈惴然自持者無往

而不為事親之地也親之可悅與否非敢計也求無怍於己庶無怍於其親矣吾頋廖氏世世子孫之升斯堂者推是心以為立身顯親之道焉雖中執法之事業可能也豈獨踵其美名而已哉國家混一初年宜山公以薦受宜山縣簿尉壯歲勇退不仕近年賑饑募民入粟補官公發數萬貽爵不受朝省旌表其門又為義廩凡宗族親戚及里之貧者婚姻喪葬輒助其不及殮無殯者為棺以給之割田數百畝為義舍百區以館從學之

子弟禮聘名士以教之余嘗為之記平居奉巳清約遇人謙撝獨好施予如此子膺福號玉峯泰福號納菴伯仲皆肖其父生長華腴而能被服詩書殊無膏粱之習故所友多名士大夫其他子姓之賢者未能悉數云

坦明堂記

古杭山水之秀莫秀於屬邑之臨安蓋錢武穆王之鄉也其民多豪爽而俊邁章君子明居是鄉雞山之陽胸次磊落所向通敏壯遊四方名士大夫樂與之交余近

年因侍講楊廷鎮識其人於京師余老告歸劉上遠來訪余曰昔也冠而字父兄命之曰子明拜而受之自是服行平生凡湯漶淟涊之事秋毫不敢匿於厥心以求無負於父兄命我以明之意今作堂於其家因扁之曰坦明願聞一言以自警余進而告之曰易有之乾以易知說易者曰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易知夫天之為道幽且遠也究其所以然亦惟坦明而已爾語曰君子坦蕩蕩君子之異於衆人能存乎天也故其

類為陽小人不能存乎天也所以回互糾結闇昧崄巇人莫得而測之故其類為陰豈獨使人易知哉在已亦易行也人已無忤焉往而不坦蕩蕩乎令子明志超於明而心措於坦知先務矣守之以不欺行之以不息他日為君子之歸孰能禦之其別授之以辭辭歸而列之於坦明之堂以為記

繼善堂記

鎦性存者安成人也居鄉以孝弟聞客醴泉十餘年士

君子咸尚其信義頃因其友浙人章子性明來求余繼善堂三字既而求予文甚勤予得無言乎夫孟子言性善至矣盡矣易大傳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詳其旨意性未賦予以前善已具於是乎蓋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具於陰行於陽繼言行也陽之所施凡見諸萬物發育之功者無非善也萬物生而是理賦焉受是理以生者斯之謂性成言具也道具於陰行於陽知斯二者之藴則造化之能事畢矣是故善即性性即善繼之

者此善成之者亦此善也人能明其善以復其性則抱負二氣以為人可以無愧於兩間矣乎吾聞安成醴泉皆多明經之士而性存儒家子其以斯言講求之

精道堂記

吾宗性翁居安成郡北之鳳林實安福府君之五世孫達明處士之裔世次於充文忠公擘派為近十有一世府君號精道居士父子祖孫相繼科目一門凡五六贊府嘗即舍傍别作新居以處伯子攸縣丞季子平陽縣

丞自於故居作一書院名曰精道堂與仲子光叔子幹居之世代變遷子孫榮悴不齊幹之後有委棄其先業者於是堂之基址兼并豪家鞠為榛莽姓翁於是又八世孫奮自樹立慨然復之尋得尚書謝公艮齋故題堂扁乃除故址作廳事一重樓一重堂一堂之北楣揭精道堂故扁既而具始末謁文宗盟以訓後裔余辭不獲乃記之曰在易有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陰陽屈信以成萬事萬物之變何有

紀極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斯又吾身之所為屈信也堂在居士之身信也久矣屈於中葉性翁信之繼自今居斯堂者亦惟修人事之有恒以制氣化之靡定可也惟能内外交養則精義崇德之為屈屈可進取致用利用之為信信可長守矣嗟夫精之為言察乎理欲之幾順理者無不裕從欲者無不危裕則堂日以興求去夫從欲之危耳為吾精道子孫尚勉之哉堂作於

至元後戊寅之十二月壬子成於巳卯之正月辛未遂遷居焉至於庚辰子舍連舉二雄陽類之信自此乎始故特記之

讀書堂記

廬陵永和蕭尚賓為醫十有一世能根柢儒業非但緣飾表襮而已也六世祖子信能屬文善胡忠簡公公予田贈金辭薦以官又辭問所欲則曰富貴非所願但得世世子孫讀書立身以廣活人之功則亦足矣忠簡笑

曰君所謂薄於利而厚於德者乎書讀書堂三大字以遺之使以朂其後人焉至其大父震甫號竹軒又繹其說曰醫道由儒書而出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舍儒而言醫世俗之醫耳尚賔之父德祥乃拓室之東偏作讀書堂揭忠簡公之扁以志其先訓焉尚賔游京師具顛末謁余為之記夫儒者讀書以正心術為務醫者讀書尤以正心術為急心術正則學術亦正心術偏則學術亦偏正則人受其賜偏則人與已皆為所累矣近世儒家

子孫往往擢科第人以爲有陰德行斯陰德自心術始故爲蕭氏頌之

聽雨堂記

人生俯仰穹壤間耳目之所觸心志之由生士君子仕而慕君則見日而思長安出仕而思親則見雲飛而思親舍索居而思朋友則見明月而思故人兄弟友愛一日而遠別則聽夜雨而思同氣近代眉山蘇長公送弟子由之官有夜雨何時聽蕭瑟之句後世弟昆之在宦

遊者往往諷詠而致思焉安成大姓周君士能生以遺腹其兄士弘亦六周星而孤幼同艱貞令也競奕皆以儒弁服緋明時士弘令龍南縣大夫士能令南豐州幕官子叔量又辟為公府掾一門官業鼎盛而南北相望道遠時時追懷少年之况味真有蘇公之所深思者乃作堂於家扁曰聽雨以志毣毣焉先是士弘有樓曰歸雲余嘗記之至是叔量致尊公之辭請記斯堂以文嗟夫君也親也弟兄也朋友也人之於綱常一也日也雲

也月也雨也人之於見聞一也其感於外而動於中有淺深焉此士君子之所存異乎常人者也雨注於霤其聲鞺鞳滴於階其聲淅瀝馳於竹松其聲屑窣春而聽之有發生之意兄弟之和氣怡愉以之秋而聽之有寂靜之容兄弟之神凝慮遠以之所以然者豈有外至哉予同母兄弟五人今皆黃髮之叟予晚廹召命力疾而至京師因叔量之請蓋諗知聽雨之狀而能述以言者焉遂以是記

霞外菴記

宇宙間雲霞雨露同一氣也而有别焉雲陰霞陽雨露生物為陰中之陽霜雪反是以能肅物也今夫朝霞雨徵陽充盛足以變陰陰則雨矣暮霞曰徵陰盛猶不足以勝陽詰朝其出日乎道家有大霞之號即純陽之異名也是故其珮曰飛霞陽精騰上佩之可步景矣其食曰飧霞陽氣充實食之可却粒矣道士亟取於霞蓋如是與壽昌觀周允中鍊師作菴名曰霞外謁余文記之

因與論陰陽之妙且慨夫田野作勞之人朝夕而候雲霞詎知陰陽之理有如是哉若允中之謂外意其別有超然之識離於二氣之表者斯則方內之士何足以知之

永思菴記

永思菴者安成王君宜遠廬其親之墓而作者也宜遠之先君子是為梅邊先生梅邊初入太學尋丁外艱自以不得與大人永訣終其身不顧仕奉大夫人至孝三

十年不懈大夫人亡廬墓者三年孝感昭著宜遠天性純篤才氣超邁被先生身教世以孝行聞鄉里先生疾晝夜扶持衣不解帶者二年先生歿慟至嘔血幾絶乃蘇既塟結草如繭寢處墓左哀至悲泣苫草為腐風雪豺虎不避久之母命再三乃歸服闋猶不食醯醬蔬果令宰木已拱言及其父哀如初喪每食稍甘必遣人馳奉墓所歸乃就食里人表其阡曰白華所居曰永思然皆非宜遠意也其友劉君省吾來京師具言永思菴之

所始謁余記之予之在京師也四方之士來謁爲其父兄求記其樓居齋室者葢多若永思菴者則友人懼其行之無聞於世而記之者也孟子言五十而慕者於舜見之曠千百世而見一五十慕親之人至終身之慕猶推而知之則孝子之永思不既難乎梅邊於先君渤海佚爲同舍而又同甲有通家之好感良友之誼記不得辭宜遠名留孫弟初遠名壽孫孚遠名敏孫來遠名州孫學行皆能肖其父兄云

臨溪亭記

安成李君鼎翁好賢而篤義里大夫士樂其善而親其賢而鼎翁又能同其物外之樂固自樂之存諸中者沛乎其有餘裕也家居枕溪水上作亭並溪以醉翁滁亭記語名亭書來暨圖屬予記余少年有山水癖壯乃爲祿仕今老矣未能去壯之累而時有少之趣閙客談幽居之勝恨不欣然舍已而從之況見吾鼎翁之圖乎何時與臨溪分坐俯闞清流毛髮可鑒潛鱗游泳不避人

影清風舒徐漪漣回旋悟溪之有文也霜瀨激湍石齒玉雪喜溪之能聲也揺琴而歌曰溪之水深且清兮我濯我纓溪之水清且深兮我濯我心纓有塵兮尚可心有累兮溪將無以澣我外潔靜兮中明娟我與溪兮各全其天

歐公為此文時余扈從上都歸則公已謝疾去明年十月鼎翁之子本禹求予書歐公年未六十欲分臨溪之樂予垂七十而書此可愧矣揭傒斯識

竹西亭記

安成郡南劉君定宇強仕之年蔚有雅操即所居西偏闢圃作亭圃有林竹内翰揭公因名其亭曰竹西定宇又因以為號聞予至其里中遣子仲炯謁予為斯堂記因思昔人之名宫室往往揞實而已爾或識其耳目之所接或識其時序之所遇或識其面勢之所居魯之壇曰杏齊之宫曰雪東觀曰東南門曰南比比皆是後世務加美名古意泯矣善哉揭公之名亭亭在竹西據實

而已爾且詩六義興多於比記竹西亭類曰主人清脩蓋取諸竹主人跡直亦竹是取竹與主人雖或不辭譬如燕相得韓相書言舉賢治國治則治矣如本指何衛淇澳之詩固美武公其言菉竹不過興爾所謂猗猗青青果何預於瑟僩赫喧者乎說詩者不以淇澳菉竹為比吾記定宇竹西求詳於竹殆不可也定宇盛年進懷用世之志則有幹蠱之子可任以事務退為山林之趣則有嘉遯之地可怡其性情斯則作亭之意不可不記

也是為竹西亭記

其樂亭記

宜春士駱秉哲名其燕憩之亭曰其樂吾兄南翁嘗館穀於其家以秉哲之意求文記之予謂昔之君子於其藏修游息之所有所懲則名有所慕則名惟有所得以名斯志喜也其樂云者孔子以稱顔子者也近代周茂叔教程伯淳兄弟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聖賢言樂率皆引而不發欲使學者自有所得爾未得而尋

必有其方也已得而居必有其處也樂不可以言喻而可以學求處不可以力到而可以學致故非學無以知方非得無以知處秉指從事於斯久矣今以著名其亭從可知矣乎予謁告來歸亦思從容名教之樂何時徑造其樂之亭從主人問其樂之處也

圭齋文集卷六

圭齋文集卷七

元　歐陽玄　撰

序

防里歐陽氏族譜序

歐陽氏之初望出兩郡千乘中絕今存者皆渤海裔也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易考又自唐以後譜學久廢我文忠公最先倡之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先備今或不能然則以子孫衆多轉徙不常也吾家自趙宋淳熙丁

酉髙祖八府君自防里遷瀏之馬渡曾大父宜軒先生自馬渡遷長沙大父澹軒先生及先太常渤海伯復居于瀏閭八府君在時間歲一至防里由曾大父而下仕學四方至者葢鮮獨幸我族屬不可鄙夷而得叙其世次焉頃予在朝防里族兄竒翁先生遣姪勞予京師去年謁告南歸又勞予于家且屬叙其譜焉余方約為譜亭之行當得備詢而悉載之未幾予環之使至是以不果來也因念吾宗之盛儒者又多譜或不一致貽先正

巽齋公之恨然以予今日之事觀之又何恨乎昔人耶雖然族譜之作將以重倫紀厚風俗使其子孫知源委之所自足矣必求如唐人之譜學自受姓以來皆有可考則固有難者矣無已則用吾文忠公之法姑叙防里之近者焉則庶乎其可訪求也譜留予所半載迨將北行乃叙而歸之奇翁以俟他日

彭氏族譜序

分宜彭氏其先東漢長平侯宣居淮陽傳九世至北齊

陳留王樂居安定又八世唐禮部侍郎景直居瀛州子構雲避天寶之難遷江右傳四世為安定王玗居廬陵玗兄弟五人為太尉者四子十一人人皆檢校太傅太保六曹尚書諸鎮刺史孫二十七人相繼登進士第為顯官五世孫嗣慶復遷分宜縣南之珠溪今珠溪族甚盛或隱于林麓或顯于王門卓犖豪傑世不乏人或明經而修進士之業者殆不可量予嘗讀彭氏家傳王雄據一方士馬精鋭數與淮陽爭衡湖南馬楚為之請于

後唐錫爵崇貴迹其材智英毅豈下五季諸雄哉惟能自處冲抑不竊位號故其子孫衆多美譽不墜此殆鬼神之福謙者歟傳又言王享年九十有八繼學不衰子弟從授二戴禮及春秋者千餘人非有絶人之資不至是也抑彭氏世有聞人爵為侯王長平侯以文學陳留王以武功安定王資兼文武繼自今為子孫紹㩗先訓箕裘先業文武以應國家之需則是顯融者豈有既哉珠溪之彭吾防里之歐陽族望相同婚姻相繼故叙是

譜不辭

白石周氏族譜序

六朝以來家有譜系之學又有譜系之書隋經籍志載天下郡國族譜若干卷吉州譜八卷洪都袁州稱是江右諸郡詳他郡也唐世此學此書盛行五季淆亂四方割據馬殷在湖南獨能輕傜薄賦又招納賢者故中州名家士多歸之後以希聲兄弟爭國士稍稍散去今觀廬陵周氏族譜言其先世避地江淮丁馬氏亂復徙金

陵盖唐末自中州依馬氏及亂而遷此亦當時之一族也但譜云江淮當作江湖殷境土未嘗及淮考之馬氏失國既久南唐始亡周氏府君羡仕唐至僕射理宜然也由僕射迄今冠盖不絶屢遷而不替則周氏之德其盛可知矣孫名師韓者有志於譜久備録而刻之猶子諒以刻本至京眡余求志其帙夫譜學廢譜書亡已久余何幸見古道於周氏然余嘗以杜君卿作通典時譜書具存而杜不紀録為可恨今則無所於購矣適承勑

修經世大典偶見周譜因附著予感於斯且志吾盧陵之人尊尚氏族其來甚遠也

後林周氏譜序

廬陵周叔量以其族譜謁余序其端予序南北大姓多矣求其自受姓以來世系不絶歴歴然可考者鮮蓋由世變相承或斷續於南北六朝之離合或散逸於五季列國之紛爭往往而是也唯代有聞人出而振起之及有卓識之士當世變之來善擇地以處則族可至不絶

譜可至不隳也予觀周氏始遷周原逌漢之爵徹侯者有其人又降而為魏博士歷晉至北周為長安之周其盛涉隋至唐中葉府君璟顯融于時至四世咸遭世有難避地金陵五世矩事南唐為御史晚愛廬陵山水之秀可居遂依郡公楊竦而家焉即今之西昌宋初有曰史館學士有曰光祿僕射皆傑然表於其族淳化而下宦業日盛朝廷賜其所居里曰爵譽六世倩又嘉安成泉石之勝曰後林而徙居之内附後子孫亦能輯其前

聞由是詩書之澤與爵譽相輝暎葢九世于兹矣叔量受知當揆被選為公府掾會有特旨省臺通用南北士遂應令首為御史臺掾遷臺照磨進中書檢校官因思近代名公卿有自以先世或閥於偏方不獲有聲於中國及貴徙居中州頗為士論所少今觀叔量之際遇則為子孫相攸唯當以山水風俗之美若地里之僻左自當遇大同之世推一世之公也雖然居者種德以芘其後行者畜學以發其身亢宗之道在是而已爾叔量名

浩學行偉然時譽歸之後林周氏之復盛其昉於斯乎

盧陵中州劉氏族譜序

前代藝文志載郡縣氏族書甚多士君子若唐路氏宋呂氏明譜牒之學學者亦不乏人近世氏族書散失士於譜學無聞中州故家屢更兵燹仕者投牒天官曾大父大父或犯其諱其族譜可知矣江南内附多不煩干戈承平既久冠蓋之族幸遭明時涵濡深仁往往治其家譜不知者以為一家之私事知者則以昇平之氣象

可觀於此至正壬午十月余訪族就醫於宜陽道經南泉與中州劉君西巖及宗海會于山中出其所修族譜眎余徵余叙其事廬陵劉氏之顯者獨多於郡中州族自廣平來始祖紹聞府君傳至今歷十有七世詩禮相仍簪紱相踵試閱其編支分派別昭然在目西巖宗海二君之用心可謂勤矣予族宜陽而家瀏居間屢欲訪族而阻疾聞族有善醫往即之中途見劉氏族譜私竊自喜知吾族之必可訪疾已者幾半故因其請而樂叙

其帙端緒聞歸宋積官運使其子有與金陵李氏姻戚者盖大姓也其詳見王城山先生及宗海自叙云

國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胄子時科目未行舘下士碁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且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録之凡有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録師友誦説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輯之始疏其

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讐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藁城東平鞏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詞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與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内之樞機外之藩翰班

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京可作我則隨武子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廬陵鎦氏通鑑綱目書法後序

昔司馬文正公變紀傳為編年作資治通鑑朱文公稍變其法且寓所去取焉是謂綱目讀是書者夫人以為春秋三傳之遺意也夷攷文公生平於易詩書禮或自

傳註或屬門人皆有成書獨春秋缺焉至胡氏傳又遊
遊信未之確然則綱目何為而作耶蓋嘗求之春秋者
魯史舊文說者謂直書其事美惡自見初未嘗拘拘於
義例者愚蓋不敢必以其言為非也若司馬公則志存
鑒戒已見於著書之名而予奪權衡時有所憾文公患
之故有是作焉初意固有間矣書王宗周天下是時有
與周同稱號者乎黜魏帝漢有說也乾侯之公在是也
房陵之帝王乎帝乎故知是書於春秋所以異之跡則

知所以同之旨矣推二大節引而申之書法斷不誣矣近時儒者疑為文公未脫藁之書或疑為門人之作皆未究所以作綱目之志云爾廬陵鏐先生研覃於是三十餘載比辭而覈研推事以求度綱舉目張如指諸掌曰通鑑綱目書法亶其嚴乎余從友人鄂省宰屬馮君子羽得而讀之三復歎之曰春秋微公穀啖趙諸說猶可綱目微鏐氏書誠不可也何時歸青原故鄉願即先生一二而揚確之姑志余說于帙末

忠史序

忠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謂内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

必有别也故盡之對為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静動與物接即有盡已推己二者出乎其間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亶其嚴乎番易楊玄翁有見於此矣大父通守左軒先生當宋季官守以正直聞臨難以死節著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

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茍無愧於晝已者悉録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瞭然不繆於古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説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蒞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極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即天地閉塞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為國子博士時職當校獻書既表章之猶

恐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虛籟集序

古人之詩被之絃歌其入人之深猶有待於聲今人之詩簡牘而已或一字之工一言之妙真能使人心存而不忘以是往往知音於千里之外會心於百世之下求其所以然而莫知孰使然非天乎愚讀秀江縣春洲詩清曠簡遠擬古精到有韋柳風而自名其集曰虛籟嗟

乎瓠者吾知其為匏箱者吾知其為管令吾與春洲神交冥漠於不識不知之鄉讀其詩愛其人吾不自知吾為何心此蓋南郭子綦之所為隱几者耶抑又聞達人之詩猶治世之音人未達世將治有識者察焉天地間有無相推虛實相感聲之妙萬物者其在乎此孫君勉乎哉吾有以知君矣題而歸其詩

至正條格序

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書省臣言大元通制

為書纉集於延祐之乙卯頒行於至治之癸未距今二十餘年朝廷續降詔條法司續議格例歲月既久簡牘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衡决有司無所質正往復稽留奸吏舞文臺臣屢以為言請擇老臣耆舊文學法理之臣重新删定為宜上乃勅中書專官典治其事遴選樞府憲臺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明章程習典故者遍閱故府所藏新舊條格襍議而圜聽之參酌比校增損去存務當其可書成為制詔百有五十條格千有七百斷例

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有四日右丞相阿嚕圖左丞相伯勒濟爾布哈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恭布巴勒納琳巴延右丞相吹斯絅參知政事多爾濟巴勒等奏請賜其名曰至正條格上曰可既而群臣復議曰制詔國之典常尊而閣之禮也昔者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太宰而下各以政教治刑之法懸之象魏挾日而斂之示不敢褻也條格斷例有司奉行之事也甫刑云明啓刑書胥占其所從來遠矣我元以忠質治天下寛厚得

民心簡易定國政臨事制宜晉叔向所謂古人議事以制之意斯謂得之請以制詔三本一置宣文閣以備聖覽一留中書藏國史院條格斷例申命鋟梓示萬方上是其議於是屬玄叙其首篇玄乃拜手稽首揚言曰人君制法奉天而行臣知事君即知事天敬君敬天敢不敬法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又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二卦之象為電為雷所以明天威也

繼自今司平之官執法之士當官蒞政有徵是書毋瀆
國憲毋干天常刑期無刑實自此始亦曰懋敬之哉

奕序

古者人生入小學比及弱冠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
事已徧習矣他日因射之餘意為投壺且寓禮焉因數
之意為奕且寓智焉其初皆足以養其良心而合乎張
弛之道者也投壺之說見禮記奕之說孔孟嘗及之世
傳堯以丹朱少智教之以奕雖未必然然奕有算法存

焉足以導智容有是也今小學之教久廢而二事以爲伎精之者往往名世焉盧陵嚴德甫善奕初集奕法爲書晏文可故家子也乃以家藏諸譜又增益之奉禮青城楊君以書來爲之求叙將鋟諸梓以廣其傳予性狷且拙少賤力學乏暇於琴於奕皆懵然每爲大夫士所哂楊君之請愧不能言奕之幽眇以答之姑叙其所知者如是

考古臆說序

昔誠齋先生解易取史事以證爻辭安成李廷傑上書取史事以言時務皆能極事變而盡物情非特足以垂來世之戒推而行之有足以救當時之弊然非學博而義明焉能援據如是之精覈論著如是之詳切耶舉子學業㸔於燈窻求籠罩主司之問立志已在於進取為論何恠於迂疎廷傑此作志在袪時蠹而起民瘼豈切切為功名計耶宜其剴直而無諱明白而可行也閑中閱此知山林中有識時之俊憂世之士如廷傑者第未

用爾用則於斯民豈無所裨益乎

鈴岡續志序

郡縣之圖志何為而作也國有賢守令猶家有賢子孫守令保圖志以治分地子孫保關券以治分業能治其所有即為賢矣因田野之有定界也而考其有汚萊者乎因戶口之有定數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賦役之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湮沒乎在私者有暴横乎因士習之有舊俗也考其有可匡直而振德者乎有可濯

磨而作新者乎治之而無倦則田野可闢戸口可增賦役可均風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則圖志可一日而闕乎分宜有縣起宋雍熈至南渡嘉定間謝令謀作縣志尋復不果淳祐黄尉始克成之混一以來更六十有七載浚儀趙侯尚之為尹百廢具舉乃作鈴岡新志以續前編書成適予叙族至邑南之防里侯以予於是邦寔多桑梓之誼以序見屬辭不獲則顧以昔人治官如家之責告夫求𥚃於吾邑者庶知前人作圖志

之意非徒以廣紀載備考訂而已將以為勤政之一大助也推本作者之意勗勉述者之事吾邑吾民其多幸矣乎

風雅類編序

風雅之道先王治天下一要務也風即風以動之之風雅即雅烏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本於邦國播於樂府薦於郊廟以考風俗以覲世道尚矣然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孔

子論韶舞本惟其聲武王所遭遇與舜不同世儒因其不同而優劣之未必聖人意也周衰風雅道熄既而聲音之學寖廢無已而求言辭之間則後世詩為近蓋其志氣之盛衰意趣之高下音節之淳漓於風俗世道猶有可考者是以君子有取也袁君懋昭作風雅類編介予宗姪貞為之求序見其凡例強人意甚多以世代次序此得詩譜遺法起四言至樂府止五言七言絶句論建精詳去取簡當他日書成於風雅豈小補哉余嘗典

司太常又嘗出為觀風使者留意茲事而弗克遂偉哉
袁君是編其為我趣成之

梅邊先生吾汶藁序

論人行事枚舉而稱之者其善為可數論人文章舉一
以蔽之者其善為不可勝數也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
渤海侯為太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
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
運改世遷篤志稽古斷為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

他日從其門人鎦君省吾得吾汶藁讀之至生祭文丞相文作而嘆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為言為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為典謨為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為春秋為變風雅為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

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愚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環山詩藁序

前年與族弟齊吾同客京華暇日相聚齊吾口誦近作予傾聽移日旅懷為之豁然今年予謁告還家復相遇

於瀏東之沙江出詩槀示予佳句疊見私竊自喜吾宗之多文人也齊吾盛年子長之遊方壯涉歷日遠覩記日廣吟詠日富大編巨帙當自此始老兄退處畎畒凉竹簟之風睩茅簷之日思草池之句得新集讀之亦足以怡暮景矣三復玩味題而歸其帙

圭齋文集卷八

元 歐陽玄 撰

序

玉振詩序

安成鎦君玉振示予以舊詩藁佳句疊見而名其集曰進修余見而歎曰異乎鎦君之名斯集也夫進修之於詩岐而為二也久矣殊不知詩固一技技進於道莫驗於詩修辭立誠詩非修辭之要乎胡五峯見朱文公萬

古青山只麼青之句改賦之曰山中出雲雨大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文公之學專務體用其教學者亦然豈必五峯而以此詩發之也如是則知詩為進修之助豈小補也哉玉振諸體詩能為麗則不涉輕儇求去陳腐不至峭刻吾又將於詩而得其人焉

梅南詩序

詩得於性情者為上得之於學問者次之不期工者為工求工而得工者次之離騷不及三百篇漢魏六朝不

及離騷唐人不及漢魏六朝宋人不及唐人皆此之以而習詩者不察也高安儒者曰易君南友恬愉清白之士也富貴利達不動於其中游行江湖以得句為樂故其為樂府為諸體詩往往出於性情之所感觸咸臻其妙然其學問亦足以副之二者雖未能定其優劣而集中之詩偉然固佳作也京師近年詩體一變而趨古奎章虞先生實為諸賢倡南友從虞公遊昔人云既見異人當見異書吾有以知其詩日進而未已也

李宏謨詩序

宋訖科舉廢士多學詩而前五十年所傳士大夫詩多未脫時文故習聖元科詔頒士亦未嘗廢詩學而詩皆趨於雅正舊謂舉子詩易似時文正未然也安成李宏謨彙所作詩以求序讀之終篇語多清新逈出時文舊窠誠可尚也抑國朝取士之文先尚雅與不知舊習浮靡故他所作亦然與抑亦治世之音流布樂府自是始與因序以志予喜

李希說詩序

予訪族安成多見佳士又多見佳作將歸得秀才李希說山中小藁玩之幾不能去手盖作詩甚難多作不可少作亦不可多作易強少作易艱二者皆不得佳句非句不能佳興乏佳耳境趣之生如不欲詩而不能不詩古今絕唱率由是得也希說此藁開卷第一首禳賦有我欲近自然物物由天成以是求句何患無佳句也予兹行喜見佳士佳句之多雖未見希說已見其人於詩

何時當握手與共論詩之旨

鎦執中詩序

鳴臯集者安成劉君執中集其所作之詩之編也集成屬予序其端予見其集中樂府精深諸體詩壯麗閑適信能以詩鳴者令人往往因人已然之窮達而求之於詩謂達者之詩從容而有餘窮者之詩戚促而不足殊不知豫之為卦逸樂而有餘者也鳴不當則凶謙之為卦卑下如不足也鳴而當則吉何有於窮達乎執中之

鳴據其境趣之實發乎性情之真吾見其鳴之昌也中孚鶴鳴子和我爵爾縻之象上下感應同出一誠耳異時執中以詩鳴而名實相賓一鳴而聞于野再鳴而聞于天何患九皐之遠乎執中號後梅吉士之老成者云

蕭同可詩序

詩自漢魏以下莫盛於唐宋東都南渡名家可數而可恨者亦多金人疏越跌宕之音自謂吳人萎靡繁之大雅鈞未爲得也至元間山林遺老閒暇抒思之詠一

二縉紳大夫以其和平之氣弄翰自娛於是著論源委益陋舊尚近時學者於詩無作則已作則五言必歸黄初歌行樂府七言斷至盛唐雖才趣高下造語不同而向時二家所守矩矱則有不施用於今者矣是雖辭章一變世道固可觀矣廬陵蕭君同可集所作詩成巨編屬予序之予嘗及同可論詩矣凡於晚宋氣格之近卑曲江製作之傷巧同可禁足而不涉是境也矧夫馳騖南北之餘攬燕代之雄傑睹京闕之美富亦既囊括神

奇而用之宜其詩日造夫高遠而未艾也雖然人之榮遇往往於是占之同可其自此升矣夫

羅舜美詩序

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黄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好為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於黄然詩亦小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我元延祐以來彌

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趨於雅正詩丕變而近於古江西士之京師者其詩亦盡棄其舊習焉廬陵羅舜美以詩一帙屬予題其端讀之佳句疊出詩不輕儇則日進於雅不鍥薄則日造於正詩雅且正治世之音也太平之符也鄭箋言詩可以觀治道之盛衰豈不信哉楚與吳之詩不列國風而近世江表詩甚多他日寘諸樂府者矣

月樓上人詩序

余頃得月樓上人投贄五言長律一首思致清醇氣格深妥知其為能詩者及觀全集大篇短章亹亹佳作然則唐之九僧不專美於前矣士大夫非無能賦之才進有嘆老嗟卑之心退有啼飢號寒之累其不爾又有懷禄固寵之思憂讒畏譏之慮昏濁其神志凋落其精華求其嗜欲淺而天機深與山間林下之高士角一日之長則亦難矣是宜上人之精於詩也太息而題其帙端

鄭以道文集序

往年鄭君以道為廣右憲史請于部使者以一檄諭猺人數千出降列郡征戍一日而撤其民歡忻鼓舞沴氣頓息使者由是論功進爵後使者至復質往事知功由一檄謂以道曰兩江岑黄拒命兵久不解始以舉措弗當貽畔至今若復馳一檄紓其抑鬱之氣示以禍福之機蠻亦人耳烏得不從使者又說命以道立草檄文遣辯士馳入岑黄洞中二猺得檄感泣曰今日下情得上達矣乃問草檄者誰斯人得吾逺人情實如見肺肝請

悔罪納土各遣子弟奉貢既達朝廷矜之為之賞賚有差後使者又以是峻遷於是言者謂賞不及以道不可代陳其勞天官為減一資歷而已余為大司成以道調官京師欲見其檄得其古文數篇甚佳而檄終不以自暴後自粵中見寄近制往往可愛今過宜陽以道司讞府中眂以行餘全集見其大小詩文雜著等作如師中丈人指撝集定士卒禀令退就行伍無不整娖又如瞽矇眂瞭遞其能堂上堂下之樂各得其正何其能官也

世間不善遣文如不解事人作事位置失次令人悶悶以道諸作一一令人意强宜其能官也夫以道所至著稱廉幹在宜春淑慝分明民有郛郭可謂賢矣三復詠嘆敘而題諸

劉桂隱先生文集序

廬陵劉桂隱先生以文集寄余京師余為之言曰士生數千載後言性命道德如面質古人言成敗是非如目擊古人其間命意措辭則欲求古人之所未道而又欲

不背馳古人其事可謂難矣或曰難可但已乎曰不然有一定之法而蔑一定之用者聖人之於規矩也有無窮之言而懷無窮之巧者造物之於文章也是故巧能為文章不能為規矩偭故常而為規矩者狂之於巧者也法能為規矩而不能為文章守故常而為文章者狷之於法者也今余讀劉先生之文温柔敦厚歐也明辯疎雋蘇也至論其妙初豈相師也哉又豈不相師也哉或曰妙可聞乎曰妙可意悟耳試從鎦先生求之盖有

不可得以言傳者矣而况余乎雖然余所謂規矩蔑一定之用文章懐無窮之巧者庶乎近之劉先生文傳世可必尤長於詩詩五言古體短章尤佳因書以為之序

族兄南翁文集序

族兄南翁過余瀏上示予以文藳讀其文廉靜而深醇是四辭者昔人嘗以稱人之有德者矣今予以稱兄之文必有所見也兄抱道自足無求于時故形諸外者亦有德之言乎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

倡為古也竊恠近年江右士為文間使四方學者讀之輒愕相視曰歐鄉之文乃險勁峭厲如此何不舒徐和易以宗吾六一公乎盖嘗究其源焉吾鄉山水奇崛士多負英氣然不免尚人之心足為累焉耳夫文上者載道其次記事其次達言焉以尚人為哉歐陽公生平於平心兩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輩論讀書之法亦曰平心定氣人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兄文廉則不誇靜則不躁深則不膚醇則不靡尚願羽翼吾歐陽公

之學以模楷後進之士將見江右之文章粹然爲四方師表矣

贈李敏求序

昔者聖人之教學者不貴資質尚學問往往引已以喻人故嘗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世學者卒以爲聖人謙辭殊不知問禮問官入太廟之問孜孜焉實用其力又非特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爲然其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何

事乎禮義而已矣斯言豈吾欺也廬陵朋川李氏唐西平王之後也族多文人有字敏求者屢以詩義貢于有司聞余至安成族中介予族姪用賓以來見愧無以益也因即其字爲序以贈之敏求將去復問曰敏何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吾江鄉能訥言者恒少子敏於内請自訥於外始

送虞德修序

天歷二年夏洪省馹使虞君德修護送公賦來京師冬

十月竣事復乘傳歸搢紳士夫賦詩以餞授余以首簡焉嚮余以諸生幸獲侍德修之先君子蜀郡公於長沙令以文翰屬吏又幸獲從其仲氏奎章閣學士于朝寔有世契誼不得辭夫君子之從王事國爾忘家義也故天倫之樂與夫人爵之貴二者之輕重雖較然易知然求其合并亦人世之所難而造物之所靳也奎章公被天子眷遇待問密勿其雅尚高致固未嘗食息不志於江湖之上思從諸昆於山水之間以暢其平生達觀之

懷而勢有不可能公亦豈得直情而徑行哉德修乃能因王事之便以勞仲氏於數千里之外其樂之巨量此非可以言喻而增秩之華錫予之寵又適合并於斯時可謂盛矣夫奎章公辨色入直日未入三刻始退就舍然如司馬君實時其寒燠飢飽於其兄蚤暮不懈也今翩然以南意其出郭而送別登高而望行遙見夫烏帽出沒於黃塵之郊此境此況昔人之見於歌詩者豈非若為今日賦者耶倌人趣行祖道有作請以是為序

送鐂文廷之清江録事序

安成士登第自鐂文廷始調清江録事得視牧守縣大夫為親民長官自重宜矣其行歐陽玄重告之曰周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今之録事治城市闤廂大畧相同而古今之制則不侔矣古者都邑如井田畫為九區前二區為君之宫之廟社之廳治後一區為市左右三區為民居市別為四門日出而啓惟民得入焉蓋二畆半在邑之農也其餘大夫七八有爵禄者入

市有罰所謂出一幎一帟一幅一帷之類是也內而天子之都外而諸侯之國同一法其君過市則有刑者赦所以別尊卑也古法簡古俗淳惡囂而抑末尚爾令夫録事所治則市人居民出入同其門綜理同其官而況百族之寓公四方之游士官府之府史胥徒兵戎之游徼以逮卜祝老釋之流又下而百技工巧駔儈負販奴客倡優淆處而襍由之如是而望其布治教平政刑一其量度禁令如古司市法不既難矣乎雖然儒者將為

政必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此亦其有道者乎或聞玄之言而笑之曰迂儒者欲驅市人而讀周公之法欲進録事而行孔子之政其可駴也特甚嗟夫文廷儒者也進士也玄語儒者語市人哉

送翰林應奉李一初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寘三人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

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南士初登第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修史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天以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何其厚耶余之言則曰儒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責而榮遇若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又何其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闕内補

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是豈獨為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之人吾黨之士喜稱樂道以致其歡相之辭者也

送鏐仲宣歸隱東山序

予甲寅乙卯間與計偕至京師時安成鏐仲宣為尚方太醫數被恩寵奏之輒効獲金繒之賜又嘗奉命乘傳

至於大漠瘵疾藩邸有竒功受厚賞於是服餙鞍馬皆
華好如素富貴人第見其負氣岸不詭隨又好摭難經
素問幻眇辯詰同列以故同列往往病之後是三十年
再會仲宣於輦下顔色蒼古而議論不衰袖中出東陽
詩卷謁予贈言且謂予東陽者吾鄉之山名也山有林
泉之勝吾雖居此將及三紀而逺引之志未嘗一日不
在此山也先生盍為識之予復仲宣曰漢東方朔言金馬
門可避豈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予愛朔言大似有理

士君子涉世以跡不以心故能無累於斯世朔譏猾傲睨處公卿間無所避忌雖待詔公車彼山林士孰能尚之哉仲宣躍然曰吾榮吾東陽歸有日矣聞先生言其能以留乎請書以為贈

送錙仲賔歸安成詩序

延祐乙卯予初擢第國醫錙仲宣訪余旅邸時醫道甚行方被恩寵但見論議辯說予欲無少貸心恐其不見容於同列也泰定丙寅余名入朝詢其近况衆

醫曰仲宣謁告歸矣至正甲申余以總裁三史之命晚歲復入詞林中仲宣亦至自南中比初鬚髮蒼白而不少衰後輩亦嚴憚之未幾從余求東山序浩然有歸隱之志公卿貴人偶有難已之病衆醫相視縮手思吾仲宣而不可得矣去冬予以病告老歸瀏上客有薦鎦君仲賔為予診候問之仲宣乃伯氏也其取藥服之無疑知其世醫為可托既獲其效尤敬其為人仲賔身居市肆而無商賈計利之心口誦醫書

而有儒者救世之志是可尚也歲莫别予還安成子賦詩贈之曰老病侵尋蚕引年命車先向里門懸獻方謾有求文客市藥應無買賦錢顧我燕毛慚晚進感君鴻寶試家傳青原舊友如相問雪夜時乘訪戴船顧不足以盡予托交之意也因為叙以送其行

送伍成均南歸序

昔子路言志聖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日夫子稱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能不

以貧富動乎其中誦詩之不忮不求以美之二事正相表裏子路之所志即夫子之所稱也今世布衣之士好以惡衣羸服傲視簪紱往往援子路以為依據殊不知子路所言車馬輕裘則其平生服御未嘗不至於華且好也惟己之華好猶思與人共之雖敝無憾則人之華好在此無羨在彼無媢非所謂不忮不求者乎自世以科目取士士子得失之相形有大於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矣安成伍成均奮起世科之後領薦於鄉試預貢

于春官而以額溢小却乃能泊然不以得失入於其心是可嘉也矣嗟乎成均今日之偶失利不以人遺己為憂他日而遂得雋其思與人同其樂也必矣故以子路之言志亞於曾點之浴沂者告之且使其駸駸於聖賢之事當自此始也

慶鎦一山八十序

廬陵鎦公一山先生明年八十鄉俗於其初度之日豫致耄耋之慶子松州判官省吾適留京師將謁朝之縉

紳士為歌詩歸以娛其親謁予為之序余謂省吾曰水陸之竒南北之產籩豆之珍脆筐篚之麗窓咸萃輦下君幸至於斯思所以為尊公壽者捨彼而取此何歟省吾曰不然吾聞君子致其愛敬於親養志為大口體次焉君何責我以口體之奉乎且口體固不廢也親志之所樂為之子者豈不知其所在乎此吾之所以有請於縉紳士也余謝前言戲君耳雖然當廣君之意以告同志昔者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諷其大夫官師日誦雅

以相告戒夫衛公固以是為進德之助然而音節之和有以宣其湮鬱聲文之美有以導其愉悅衛生延年之道其有以加於是乎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介之為言助也介必有祝頌之辭辭意而已矧歌詩者又有益於壽乎顧以是為作者之倡云

圭齋文集卷八